

怪 钟 疑 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张为民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献给我的老朋友马里奥，有时他突发奇想做出的美味佳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序 言

九月九日下午，和其它任何一天的下午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卷入今天这桩案子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说这场灾难预先有什么征兆。（可也有例外，那就是住在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47号寓所的帕克夫人，她专心研究事件发生的先兆，而且她对所经历过的特殊征兆和恐惧，事后总能惟妙惟肖地描述出来。可是，帕克夫人住在47号寓所，离19号寓所很远，因此那儿发生的一切几乎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她没有注意到什么征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卡文迪什打字社的经理K·马丁代尔小姐来说，九月九日这天一直让她感到枯燥无味。这天一如既往，公事繁忙。电话铃声不断，打字机咔咔作响，事务的压力和平常相比没有什么差别。这一切都让她感到没有意思。两点三十五分之前，可以说九月九日这一天和其它任何一天没

有什么不同，两点三十五分，马丁代尔小姐摁响了蜂音器。在外间办公室的埃德娜·布伦特拿起了话筒，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喘息声不断而且鼻音稍重，因为她嘴里正含着一块太妃糖。

“什么事，马丁代尔小姐？”

“埃德娜——我已经告诉过你，接电话时说话不要用这种方式，发音要清晰，屏住呼吸，压住喘息声。”

“对不起，马丁代尔小姐。”

“这样就好一些了。如果你注意的话，你是能做到的。请让希拉·韦布进来一下。”

“她吃午饭还没有回来呢，马丁代尔小姐。”

“哦，”马丁代尔小姐的眼睛抬了一下，看了看她办公桌上的钟，两点三十六分，正好晚到了六分钟。最近希拉·韦布总是显得没精打采的。“她一回来就让她进来见我。”

“好的，马丁代尔小姐。”

埃德娜重新把太妃糖送回到舌头的中央，一边有滋有味地吮吸着太妃糖，一边继续打字录入阿曼德·莱文写的小说《赤裸裸的爱》。尽管莱文先生煞费苦心，小说中的性爱描写还是让她感到非常乏味——正如大多数读者欣赏他的小说时所有的那种感觉。他真是这样一种典型：世上最让人感到没意思的便是单调的色情描写。虽然有过透的衣服和挑逗性的书名，可是他的小说的销售量每年都在下降。更有甚者，他上一次的打字录入费账单都已经给他寄去三次了。

办公室的门开了。希拉·韦布走了进来，看起来她好像有点气喘吁吁。

“桑迪·猫在找你。”埃德娜说。

希拉·韦布作了个鬼脸说：

“真倒霉——偏偏在我迟到的这一天找我！”

她先把头发捋了捋，然后拿起文件夹和笔，去敲马丁代尔小姐办公室的门。

马丁代尔小姐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她年龄有四十多岁，浑身透着一股精明强干的气息。她浅红色的头发，蓬松朝上高高盘起的发型，再加上她的教名凯瑟琳，使她得到了桑迪·猫的呢称。

“你迟到了，韦布小姐。”

“对不起，马丁代尔小姐，公共汽车太挤了。”

“每天这个时间，公共汽车总是非常挤的，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她查看一下文件夹里的记录接着说：“一个叫佩布马什的小姐打电话来说，她三点钟需要一名速记员，且特别点名要你去，你以前给她干过吗？”

“我想不起来了，马丁代尔小姐，至少最近没有给她干过。”

“她的地址是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19号寓所，”她停了一下，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希拉·韦布，但希拉·韦布摇摇头说：

“我想不起来是不是去过那儿。”

马丁代尔小姐扫了一眼办公桌上的钟说：

“三点钟，你按时到那儿不会有什么困难。你今天下午

还约好其它的事儿吗？哦，对了，”她低头看了看她胳膊肘边的登记本，“你要去柯琉酒店的珀迪教授那儿，是在五点钟。所以你应该在这个时间之前回来，如果你回不来的话，我可以让珍妮特去。”

她点了点头表示事情已经说完，于是希拉走出来回到了外间的办公室。

“有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事吗，希拉？”

“又是无聊的一天。我要去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一个老处女那儿，五点钟还要去珀迪教授那儿——听听这些老古董式的名字！我真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振奋人心的事情发生。”

马丁代尔小姐办公室的门开了。

“我又想起来这里记下了一个便笺，希拉。你到了那儿，如果佩布马什小姐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进屋去，房门没有上锁。直接进去，到门厅右首的房间，在那儿等着。你记住了吗？要不要我给你写下来？”

“我能记得住，马丁代尔小姐。”

马丁代尔小姐又回到了她的那间“圣所”。

埃德娜·布伦特在她的椅子下面搜寻着什么，接着人不知鬼不觉地拿上来一只亮得有点晃眼的皮鞋，还有一个尖尖的高跟，高跟已经从鞋底上掉下来了。

“我这样怎么能回家呢？”她伤心地说。

“唉，别大惊小怪、吵吵嚷嚷的——我们就要做事情了。”其中一个女孩说，接着继续打她的字。

埃德娜叹了口气，放上一页空白纸，开始录入：“情欲

已牢牢控制住了他。他用那疯狂的手指撕开她薄软的胸罩，而后强迫她躺在肥皂沫上。”

“真该死，”埃德娜说，伸手去取挖字刀。

希拉拿起她的手提包，走了出去。

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建筑师创造的奇迹。它形状呈半月形，由两幢背靠背的房子和花园构成。对不熟悉其位置的人来说，这种建筑的设想会造成很多麻烦。到该建筑外圈的人找不到低房号的房间，而那些首次深入内部的人又被房间号码的错综复杂搞得摸不着头脑。这些房子显得干净、利落、整洁，加上很有艺术性的阳台，使人觉得它们十分高雅、庄严。现代化的影响几乎还没有波及到它们——至少就其外部而言是这样。这座大楼的厨房和洗澡间则是第一批感受到现代化气息的地方。

这里的19号寓所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房子的窗帘很洁净，前门的铜制把手光滑锃亮。小路两旁种着一株株蔷薇树，一直到房子的前门。

希拉·韦布打开院子的大门走了进去，到了房门那儿，按响了门铃。可是并没有人来开门。她等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于是就按马丁代尔小姐告诉她的那样，她转动门把手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门厅右首的门半开半掩。她轻轻地拍了拍门，等了一下，然后就进了这个房间。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起居室，可给人的感觉却比较温馨，家具布置得有点过于充满现代气息。其惟一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钟——一个是位于房间一角落的正

滴滴答答走着的老爷钟，一个是位于壁炉台上的德累斯顿产的瓷器钟，一个是放在书桌上的银色旅行钟，一个是放在古董架上的价格很昂贵的镀金小钟（古董架挨着壁炉，位于靠窗户的桌子上），一个是已褪色的皮革旅行钟，上面模模糊糊地写着“罗斯玛丽”的镀金字样。

希拉·韦布看着书桌上的那个钟，感到有点惊奇。钟面上显示的时间要略微慢于四点十分。她又把目光转向壁炉架上的那个钟，其显示的时间也是这样。

希拉蓦地大吃一惊，因为她头的上方突然响起叽叽嘎嘎的声音。她看见，一座木制雕刻钟挂在墙上，一只布谷鸟这时从小门里蹦了出来，声音响亮清晰地叫：“布谷，布谷，布谷！”这种刺耳的声音仿佛是一种威胁。随着小门啪的一声关上，布谷鸟也不见了。

希拉·韦布微微一笑，然后绕着沙发的一端走过去。接着她嘎然停住了脚步，心中倒抽一口冷气。

在房间的地板上呈大字形仰面躺着一个人。这个人的眼睛半开半闭，无光无神；在其深灰色西服前部有一暗色湿斑。希拉好像是非常机械地弯下身子，用手摸了一下他的脸颊——凉的——又摸了摸他的手，也是凉的……接着她又摸了一下那块湿斑，随之快速地把手抽回，非常恐惧地盯住她的手看。

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外面有开门的嘎嘎声。她呆呆地把头转向窗户，透过它，看到一位妇女的身影正沿着小路匆匆忙忙走来。希拉很机械地咽下一口唾沫——她感到嗓子非常干燥。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无法移动，也无

法叫喊……直愣愣地盯着她的前方。

门开了，一位个头高高的老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购物提包。她灰色的卷曲头发从前额朝后梳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她的眼睛盯着希拉的后面看，似乎对希拉的存在视而不见。

希拉嘴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仅仅是一声轻微的喊叫。这位老人那双蓝色的大眼睛便转向了她，并严厉地问了一句：

“谁在那儿？”

“我——它——”希拉突然停住不说了，因为老人绕着沙发正迅速地朝她走来。

突然希拉尖叫起来。

“别——别……你就要踩在他身上了——你就要踩在他身上了……他死了。”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9)

第五章 (42)

第六章 (49)

第七章 (62)

第八章 (76)

第九章 (83)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18)

第十三章 (136)

第十四章 (146)

第十五章 (166)

第十六章 (173)

第十七章 (182)

第十八章 (190)

第十九章..... (204)

第二十章..... (211)

第二十一章..... (216)

第二十二章..... (230)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8)

第二十五章..... (263)

第二十六章..... (279)

第二十七章..... (291)

第二十八章..... (297)

第二十九章..... (323)

第一章 科林·拉姆的叙述

用警察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在九月九日的下午两点五十九分，我正沿着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朝西行走。这是我第一次到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坦率地说，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尽管我的猜测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可我仍是日复一日，愈加持之以恒地去实现这种猜测。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要找的寓所房号是61。我能找得到吗？不能，我找不到。我从寓所的第1号仔仔细细地找到35号，可这时威尔布里厄姆·新月大楼好像就到头了。一条明显标着奥尔巴尼大道的通道横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去路。我转回头来。在大楼的北面没有任何房屋，只有一堵墙。墙的后面，一排排现代公寓房耸立而起。显而易见，进入这些公

寓房的入口位于另一条马路上。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儿，感到一筹莫展。

我抬起头来，查看了一下我刚刚经过的这些房子的号码：24号、23号、22号、21号、黛安娜寓所（可能就是20号，在寓所大门门柱上一只猫正用爪子洗脸），19号——

这时19号寓所的门开了，一个女孩像一枚飞弹似的从里面冲了出来，沿小道飞奔着。她边跑边大声尖叫，这就使她更像一枚呼啸而至的飞弹。叫声又尖又细，仿佛非人所能发出的。穿过院门，这个女孩冲过来，和我撞了个满怀，其冲力几乎把我撞出了人行道。她并不仅仅撞我，还紧紧抓住我不放——那种抓法显得非常疯狂、绝望。

“冷静，”我站稳了身子，恢复了平衡，我说。我轻轻地摇了她一下，“冷静一下。”

这个女孩冷静了下来。她仍然紧紧抓住我不放，但她已不再大声喊叫。相反，她大口喘着粗气——深深地呜咽着进行喘息。

我不敢说我对这种情况应付起来会得心应手。我问她是不是出事了，但我马上认识到这个问题问得太软弱无力了，于是马上改过来问道：

“出什么事了？”

这个女孩深深吸了一口气。

“就在那个地方！”她朝她身后指了一下。

“怎么了？”

“有一个男的躺在地板上……死了……她就要踩在他的身上。”

“ 是谁？为什么？ ”

“ 我想——因为她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男人的身上沾满了血， ” 她低头看了看，松开了其中一只紧抓住我不放的手，
“ 我身上也有，现在我身上也沾上血了。 ”

“ 是有血， ” 我边说边看了看我大衣袖子的血斑， “ 我身上现在也沾上了， ” 我给她指出来。我叹了口气，考虑了一下这种形势。 “ 你最好带我进去，领我看一下。 ” 我说。

听到这，她的身子又开始剧烈抖动起来。她说：

“ 我不——我不能 我不想再进去了。 ”

“ 那好吧。 ” 我向周围看了看，似乎没有非常合适的地方来安顿这个处于半眩晕状态的女孩。我轻轻地搀扶着她靠着铁围栏坐在了人行道上。

“ 你待在这个地方， ” 我说， “ 等我回来。我不会待很长时间的。你会好起来的。如果你感到头晕，就把身子朝前倾，把头放在你的两膝之间。 ”

“ 我——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

她显得有点迟疑不决，但我不想多说。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安慰了她一下，然后立即沿着那条小道朝那所房子大步流星地走去。穿过房门进了屋，我在门廊里犹豫了一下，透过左首那道门朝里看了看，发现这是一个空空的就餐室。我穿过门厅，便走进了对面的起居室。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年妇女正端坐在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她迅速地转过头来问道：

“ 是谁？ ”

我立刻意识到，这位老人是个盲人。她那双直接盯住

我的眼睛却把焦点集中在我左耳后边的某一点上。

我马上答话，并直入正题说：

“一位小姐从这里冲到了大街上，说这里有一个男的死了。”

我说这些话时自己都感到非常荒谬可笑。在这样整洁干净的房间里，有这样一位平静安详的老人，她双手交叉，坐在椅子上，看起来不可能有这种事。

可她立刻回答了我。

“在沙发的后面。”她说。

我绕着沙发的一角走过去，接着我看到了——一双伸出来的手臂——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还有凝固着的血块。

“这是怎么发生的？”我猛然发问。

“我不知道。”

“可是——是的。他是谁？”

“我不清楚。”

“我们必须通知警察。”我向周围看了看问道：“电话在哪里？”

“我没有电话。”

接下来我又详细地问了她一些问题。

“您住在这儿？这是您的房子？”

“是的。”

“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可以。我买东西回来——”我注意到购物提包放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我进了屋以后，马上就感觉到有人

在这个房间里。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见，那他的感觉就非常灵敏。我问谁在那儿。没有人回答——只听见一个人急促的呼吸声。我朝那个声音走过去——就在那时这个人大声尖叫起来——说什么有人死了，说我就要踩在他的身上了，接着这个人就尖叫着从我身边冲了出去。”

我点了点头，她们的叙述相互是吻合的。

“那么您接下来做了什么？”

“我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然后我的脚碰到了一个东西，挡住了我的路。”

“然后呢？”

“我跪下来。我摸到了什么东西——一只男人的手。手都凉了——已没有脉搏……于是我站了起来，走到这儿坐下——等人来。到时候肯定有人会来。那个女孩，不管她是谁，会去报警的。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离开房间。”

这位老人的平静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没有大声喊叫，也没有因房子里发生的恐慌而说起话来显得结结巴巴。她只是平静地坐下来等待。这是明智的做法，但这样做必定忍受了许多痛苦。

她问道：

“你是谁啊？”

“我名叫科林·拉姆，刚才碰巧正从这儿路过。”

“那个女孩在哪儿？”

“我把她安顿在门口了。她一直都显得惊惶失措。离这儿最近的电话亭在哪里？”

“你沿着这条马路朝前走，大约五十码的距离，走到路

的拐角，那里有一个电话亭。”

“知道了，我记得曾从那儿经过。我要给警察打个电话。你是不是——”我犹豫了一下。

我不知道是说“您能不能一直呆在这里？”还是说“您感觉还行吧？”

她作出了选择，帮我解脱了出来。

“你最好让那个女孩到屋里来。”她很果断地说。

“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来。”我迟疑不决地说。

“当然不要领她到这个房间来，让她呆在门厅另一边的就餐室里。告诉她我正给她泡茶喝。”

她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

“可是——您能不能做——”

一丝冷笑在她脸上一闪而过。

“年轻人，我搬来住进这所房子——那是十四年前了。从那以后，我一日三餐都是我自己在厨房里动手做。眼睛看不见了可并不意味着我无法帮助别人。”

“对不起。我说傻话了。您能否告诉我一下您的名字？”

“米利森特·佩布马什——小姐。”

我出了门，沿着小路朝前走。那个女孩抬起头看着我，挣扎着要站起来。

“我——我觉得我现在稍微好些了。”

我扶她站了起来，高兴地说：

“很好。”

“那儿——那儿有个人死了，对不对？”
我马上表示说是这样。